



——
整整一天，我没有停歇地劳作，筋疲力尽。

这时，豆豆走来，望着我，在静谧的光中。我不睡，她也不睡。从来如此。一种天然的默契。

真想为她写点什么。随便写点什么。几句话。几行诗。纯净的表达，为她，更为我自己。可是望着她，在静谧的光中，我竟然感到了言语的窘迫。言语的空洞和无望。望着她，我干脆失去了言语。没有言语，没有诗歌，只有豆豆。只有豆豆在初冬的夜里望着我，而我也望着她，这可爱的小东西，我全部的字典和笔，我最温暖的专制和剥削。

二
连续两天了，我闷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只有豆豆陪伴着，累了，困了，就抬起头，歇息歇息，喝口水。抬起头，就能看到豆豆，总在我的视线里的豆豆。

想起黑海边，那时豆豆真像个豆豆，那么小，篮子都能装得下。每天，我都带她到海边去溜达，她喜欢溜达，喜欢海边。一出门就开始小跑，不管不顾。像一只小鹿，直冲着海边跑去。是某种辽阔的蓝吸引着她？是海面吹来的风吸引着她？不晓得。这都是人的猜想。豆豆没这么多情，她只晓得游戏。海边就是最好的游乐场。常常，海鸥见到豆豆，会故意俯冲下来，撩拨她一下，逗弄她一下，然后又鸣叫着向天空飞去。海鸥原来也如此淘气。豆豆急得在原地打转，对着天空汪汪叫，可又无可奈何，恨自己没有翅膀，不会飞翔。只记住了海鸥的鸣叫。后来，离开海边多年，哪怕电视里传出海鸥的鸣叫，她依然会从屋里或阳台冲出来，竖起耳朵，对着电视汪汪地叫。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海边。

三
睁开眼，铺天盖地的光，灿烂得有点奢侈。这来自天空的惊喜，光让人精神，也让人慵懒，多么惬意的慵懒。

多么惬意的豆豆。她最享受慵懒的快乐。此刻，她就卧在光中，眯缝着眼，静静的，乖巧又满足的样子。有时，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光让她沉醉。

光让她闪烁，让她也变成了一团金黄的光。仿佛光被光照亮。任何时候，她都融入光中。哪怕是酷暑。酷暑，气温达到40度，人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汗如雨下。只好紧闭门窗，打开空调，躲在家里。可豆豆忽然不见了。床上，桌下，

冬天最好，有阳光，蓝天，朔风，彻骨寒气。

这时去山里，山色苍茫，万树凋零，众草枯稿。偶抬头，便见远处三两株柿子树，干枝，无叶，顶端吊着红果子，阳光下，有光芒。

那样的柿子，似乎不是食物，而是作为某种象征，被上天摧残的同时格外怜爱着。

总要被它们身后的阳光刺到目盲，等一会儿星光退尽，又用婆娑泪眼细瞧。

田边地垄上的柿子树，在小雪节气之前都被摘尽，有点绿，有点硬的果实，一个个摆排开来，晾在家屋顶上，人便不去理会了。

公路上驱车过，见人家满屋顶金黄的富足，亦是要叹几回。

好吃的柿子，是要经了霜和雪之后，



□高 兴

到处寻找，连个影子都没有。末了，在阳台上发现了她，她正在慵懒地晒太阳哩。在40度的热浪中晒太阳，她是那么怡然自得。刚刚从梦中醒来，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也难以理解，这个傻孩子，把阳光当作了氧气。兴许，对于她，阳光就是氧气。

四
起风了，但我没注意。是门窗紧闭的缘故。门窗紧闭，便有了一片安宁，我就在这安宁中读了一天书。

合上书，已是深夜。看到豆豆走过来。跃跃欲试，想要游戏。我一空闲，她就要游戏。总是这样的，玩打仗，她先进攻，摆出凶猛的样子，低吼着，用手撩拨我。不时，还假装咬我一口。她懂得游戏的规则，并不真咬，只是轻轻含一下，象征性的。算是打败了我。然后，嘹亮地叫，不停地原地打转，以便助威，或算作庆功。末了，还得夸她：“豆豆厉害！豆豆真厉害！”听到我的夸奖后，她会摇晃起尾巴，满屋子跑，那么得意，那么骄傲，像个公主。

其实，她也就是“窝里狠”。一出门，就变了态度。从不让任何同类接近她，也从 not 接近任何同类，一点都不合群，只愿独自行走和奔跑，谁都不理不睬。甚至排斥他人友好的表示。古怪的小东西，是孤傲？还是胆怯？兴许，两者都有。

五
豆豆，有一定的理解力。一些关键的词，她懂。比如：吃饭。比如：穿衣服。比如：遛弯儿。每天都要带她出去遛弯儿。一到时间，她就开始期盼，开始观察，用她那双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你，只等着你说出那声：“咱们出去遛弯儿喽！”

这句话是她的节日。这句话让她激动。每每听到这句话，她会一下子扑到你面前，用小手拍打着你，欢快地摇动着尾巴，让你给她穿衣裳，系链子，再紧紧跟着你，看你穿衣裳，关电视，锁门。你动作稍稍慢点，她还会着急，会汪汪叫，迫不及待的样子。这个小东西，一点耐心也没有。

她最喜欢河边了，那里干净，安静，通常没什么人。一块自由的天地，可以撒开腿疯跑，小鹿似的疯跑。豆豆昂起头，支棱着耳朵，奔跑的时刻，就是一只小鹿。风中的小鹿。跑到30多米，便会及时转身，及时回到我的身边。有时，还会邀我一道跑，和我比赛，使出浑身的力气，非得跑到我的前头才肯罢休。这个小东西！

六
每次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时，准能听



到豆豆的动静。她早就迎候在门旁了。打开门，豆豆在摇曳，在舞动，在尖叫，真心欢迎我的归来。这是她的仪式。迎接我的仪式，这仪式每次都让我温暖。

然后，她就会引我来到她的小屋，在床上躺下，展开身子，也不怕走光，让我抚摩她，一遍又一遍，适意地眯缝着眼，不时地舔舔我的手，以示友好和感激。我一停下，她就立即撩一下我的手，提醒我继续，总也没够。这个小东西，倒是挺会撒娇，也挺会享受的。

我要出门，她通常都会出来，同我告别，抓住我，不让我走，舍不得的样子。得反复和她讲道理，她才肯放手。“宝贝，乖乖地待在家里，回来给你买好吃的。”我只会这么说。有时，她也会使使性子，就躺在沙发上，漠然地望着我，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搭理。又把她独自留在家里。显然她是生气了。

七
子夜，静的中央。想起昨夜的情形，禁不住笑。又聚在一道了，松风，山水，文颖，小唐，张遇，还有好几位新朋友。从南京，从苏州，从连云港，来到北京聚会，是惊喜引发的惊喜，又像约定带出的约定，让人欣悦。

喝了太多的酒，浑身的酒气，连豆豆都在用目光责怪我。对酒，她分外敏感和警惕，因为她也有过醉酒的经历。那是在海边，豆豆还像豆子般娇小，享受着我们的宠爱。好吃的东西，几乎不断，酱牛肉，红烧排骨，滑溜鸡片，葱爆鸭丝，我们吃什么，她吃什么，完全平等的待遇。外交官的待遇，在喝的方面，也一模一样，我们喝可乐，也给她喝可乐，我们喝茶，也给她喝茶。我们喝橙汁，也给她喝



橙汁。居然来者不拒，还喝得有滋有味，一个劲地摇晃着尾巴。

她会有什么不喝呢？我们纳闷。一回，在她的水盆里倒了点啤酒。纯粹是试探，豆豆照样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喝得一滴不剩。仿佛同自己干了一杯又一杯。抬起头，她先四下打量了一番，随后，忽然在地上打起了滚儿。耍赖似的打起了滚。拦都拦不住，嘴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响声，也不知想表达什么。或者仅仅是宣泄。满屋子都是她的动静。如此折腾了大概半个小时。显然是醉了。

八
好在她不贪杯，从此以后，一闻到酒，就会远远地躲避，晓得它的厉害，而且连可乐、橙汁、绿茶之类的饮品也顺带戒了，只喝水，清清爽爽的水。豆豆，起码比我自觉，呵呵。

豆豆乐了，我终于是有空带她出去遛遛了。说是我遛她，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她在遛我，她不断变换着速度和方向。想停就停，想跑就跑。完全没有规律。完全随心所欲。她停，我也得停。她跑，我也得跑。仿佛停是为了跑，跑是为了停。不过，豆豆不自私。常常，跑到前面时，她会回过回头来，等我。我们常常来到河边。豆豆是在黑海边长大的。我来自南方，我们都喜欢水。有一回，在沙滩，前方有片白色在闪烁，在诱惑，她抵挡不住，冲了过去。我们赶紧把她拉了上来，湿漉漉的豆豆，那是海。

高兴：1963年生。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学者和外交官身份在欧美数十个国家访问、生活和工作。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

肆意的习惯，为着结果中的生、存。
晨起，窗外漆黑一团，读石头的《走，去活埋》，一时起心动念。亦有山河大地用脚步量一遭之蠢动。
由身及心。原来外在的一切均是相，用怎样的姿态修行，亦不过为了心的安忍。
宗萨仁波切说，究竟的安忍，则是理解自己、伤害的行为以及伤害自己的人，这三者全都是幻相。这是我们应该培养安忍的方式。
窗外东天绚烂，高楼隐去日出前的辉煌，只有隐射着的一面红，红得硕大而磅礴，似将亮了一夜的气都用尽了般，带着突至的希望。想起那日山里，亦是人疲马乏，悔意不安，诸多难为，正纠结于回去还是向前间，一抬眼，便见柿子。
总以为寻不着的，却突然，它就挂在头顶，红灿灿的，倒下人一跳。

片有模有样的土地，并且隐隐显示出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一天下午，蒋金河正光着脊梁、汗流浹背地在平整土地，突然看到有几辆小轿车停在了地边，之后就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向他走来。

后来蒋金河才知道，来的那几个人中，有一个是县长，还有几个是县土地局和乡政府的领导。他们是从村干部口中得知他一个人复耕老村的事迹，就集中过来看看，想把他树为一个先进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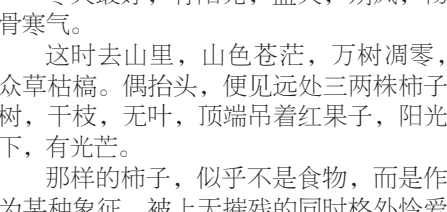
很快，真的有记者扛着摄像机来采访蒋金河了。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地复耕这片老村，他说，老俗话说，种粮钱是万万钱，生意钱是年年钱，手艺钱是天天钱，种庄稼，最牢靠，最把稳，最长远。庄家人，房前屋后、沟沟沿沿有点闲地，还要刨刨，种上芝麻点上豆哩，那么大一块地，在那儿闲着，咋不叫人心疼哩？

很快，蒋金河就真的出了名。他被邀请去县里参加表彰大会，颁奖的时候，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就握着领导的手说，能不能把奖给我的摩托车换成化肥，我那块地正需要化肥喂养呢。领导当场满足了他的要求，奖励了他30吨化肥，并且还表扬他脚踏实地，是个真正值得学习的农民。

10月中旬，当青青的麦苗像刷漆一样一垄一垄地铺满老村那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时，蒋金河蹲在地头，看到的却是翻滚的麦浪和一车车金灿灿的麦子，盘算着自己来年的收获。



小
说
屋



□指 尖

才有甜味，被人回味，念念不忘的。

数九，天寒地冻，柴烟都有了热度，登了木梯子上房，将叽叽喳喳的麻雀赶走，拨拉开厚厚的雪块，那时的柿子又有怎样的心情呢？

只是吃柿子的人，心里或许是有暖甜吧。

当地人说，深山里的柿子，是没人寻的。这里的寻，被念成了“熊”，也就是摘



了，是要种上一粒籽，打下十颗粮才中哩，要是不长庄稼，你忙乎个球？

蒋金河不服气地说，咱这儿又不是盐碱地，我就不信，它一年不长庄稼，两年不长，十年八年还不长？是个女人，就会生娃，是块土地，就能长粮。

就这样，当天下午村里就给蒋金河出具了证明，老村复耕后，由蒋金河个人免费耕种20年，不向村里缴纳任何费用，之后土地归集体所有。

蒋金河的这个决定，很快又成了村上热议的一个大笑话。

蒋金河可没时间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冷嘲热讽，他心里早已有了一个不可更改的时间表，一定要赶在9月底前把这块近30亩的地复耕了，寒露时节一定要种上小麦。

一个人复耕老村的战斗号角就这样吹响了，指挥员、战斗员都是蒋金河一个人。从此，人们在那片荒凉的老村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幽灵般的庄稼汉拎着锄头，扛着撬杠，在一座又一座残垣断壁间刨挖撬别，若隐若现。间或，还可以看到一堵堵老墙重重地翻倒时腾起的尘烟。

一个月过去了，人们似乎没有发现老村有什么变化。

两个月过去了，人们好像觉得，老村那些破烂不堪的房子少了。



□东 篱

蒋金河34岁那年，干了一件光宗耀祖、轰动全县的事。

那年阳春三月的一天，蒋金河下响路过老村时，看到几株金灿灿的油菜花在春风里轻轻摇曳，似乎是在冲他微笑，又仿佛是在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他心里一热，禁不住几步跨过去，蹲在油菜花旁，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用温热的手掌轻柔地抚摸着自已可爱的女儿一样，不停地摸着油菜花，贪婪地闻着它散发出来的浓郁的芳香。闻着闻着，他眼前的这几株油菜花的慢慢地幻化成了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的海洋，金黄金黄的，眼睛都被这种黄色刺得有点膨胀发疼了，成千上万只蜜蜂还像开展劳动竞赛一样，在油菜花的花海里辛勤地工作着，飞一飞，停一停，显得忙碌而又专注。

蒋金河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顾不上回家吃饭，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来到村支书家，说自己想把那片早已荒废多年的老村复耕了，种上庄稼。村支书一听这话笑了，问他没吃错药吧，这大白天的说啥梦话哩？咱那老村少说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上面的房屋要么是石头根基，要么是尺把厚的土墙，砖头瓦块遍地都是，你咋想起在这上头种庄稼哩？亏得你还是个庄稼人。

蒋金河也不管村支书如何向他兜头泼凉水，只是咬住一句话问，村里敢不敢让我把老村复耕？

村支书又连讽刺带挖苦地说，我知道你这个驴脾气，骡起来比那骡驴都骡，可这不像你填坑盖房，光有把憋力气就中



风过土墙
他始终不能忘记
梦中的陈州
田野一碧如洗。灰鸽子腾上天空
羽毛卷起阵阵土腥

晒太阳的老人
抻平了粗糙的皱纹，一闪身
晃进前世，寻找失散的牛马

失神的油灯，锈穿的犁
朽透的木制手推车，褪色的虎头鞋
顺便叫醒汗渍的棉布，奶香的童谣
通红的木炭，蒙尘的草鞋
那些又干又冷的黑影子
都是久别的亲戚

冬天的太阳慢悠悠
苍白而温暖
北风之笔轻轻刷过
一列列灰白的土墙

土狗之瘦
小婴儿在电热毯里睡得香
村庄保留着古老的守夜者
土狗在檐下半梦半醒
电灯昏黄
土狗的脸一半黑一半白

心安处即是家
从艰难时世，到祥和时代
这一生，见证饥饿也见证幸福
沧海桑田却绝不卖国投敌

白云去矣，苍狗来也
且不管身世卑贱，还是富贵
土狗坚守这一身瘦骨头
坚守着忠诚如一的习俗

祖坟
祖坟上的草
冬天枯黄，春季返青
犹如打墓人，一茬茬老一茬茬新
在除夕和清明
亲情牵引脚印，回来一群骨血相同的孩子

蹚过姓氏的河流
稀释悠悠远远的悲情
焚香，跪拜，祈祷，静思
抚一抚清白
摸一摸良心

怀念的，一所旧房子，一段段旧时光
一个个故去的亲人，多么远，多么近
唠一唠这些年的不容易
哭也好笑也好
好日子还是坏天气
风里雨里泥泞里，都要好好活

干净，善良，有骨气
珍藏羞耻之心和诗书传家的祖训
并且时时感恩。身下的黄土，水井和粮食

干净的尘埃
春天如此苍茫，即便点亮一盏灯
也不轻易剥开当年的旧事
柳牙儿轻吐新绿，这多汁的呼吸
湿润烧焦的纸钱

云游四海之后，打马回中原
刻意的流连，不过是百年一遇的大旱
任思念啾啾作响，悄悄掀翻拂前的青瓦
磕长头的黑棉袍，将北风紧了又紧

一切虔诚坦露于石阶
木栅栏挡不住青草的脚步
独行客把饥饿挂在马背上
狩猎前世的姻缘

或者荷锄为农，掘出那时的消瘦
割一把炊烟，喂养单薄的柴门

何处不相逢？
悲和喜，只隔着一个朝暮
我和你，只隔着一把干净的尘埃

大雪记
一场雪是白的也是黑的
一场雪是软的也是硬的
一场雪是轻的也是重的
一场雪是热的也是冷的

一场雪滋润来年的丰收
一场雪埋葬前世的恩怨
一场雪荡涤纷乱的琐屑
一场雪扼住孱弱的温暖

一场雪是千年的情人
一场雪是万古的宿敌
一场雪是幸福的旗帜
一场雪是哀伤的纸钱

一场雪阻挡还乡的脚步
一场雪封存冰冻的思念
一场雪弥漫城市和乡村
一场雪覆盖新生和死亡

一场大雪，一行深浅的杂乱脚印
一行脚印，一声寂郁的长久叹息
一声叹息，一具行走的漆黑棺材
一具棺材，一个离世的寂寞行人